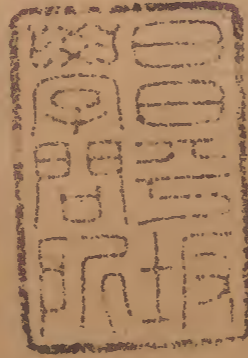


文翰大成

百廿

書唐



| | | | |
|-----|---|---|---|
| 漢書門 | | | |
| 三 | 七 | 四 | 一 |
| 一 | 四 | 三 | 一 |
| 一 | 〇 | 〇 | 〇 |
| 冊 | 架 | 函 | 號 |

| | | | |
|------|---|---|---|
| 庫文閣内 | | | |
| 三 | 七 | 四 | 一 |
| 二 | 〇 | 〇 | 〇 |
| 函 | 冊 | 架 | 架 |
| 漢書 | | | |

| | | | |
|------|---------|------|--|
| 内閣文庫 | | | |
| 番號 | 漢 | 3741 | |
| 冊數 | 100(73) | | |
| 函號 | 362 | 68 | |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翰類選大成卷第百二十書目錄

淺草文庫

韓退之十五篇 柳子厚十篇 李習之二篇 李陽冰一篇

杜牧之三篇 劉蛻一篇 皇甫持正二篇 吳武陵一篇

羅昭諫一篇 元微之一篇 權載之二篇 田弘正一篇

令狐慤士一篇 司空表聖一篇 皮襲美二篇 陸長源一篇

獨孤古風一篇 孫樵一篇 沈下賢三篇 盧坦二篇

陳章甫一篇



文翰類選大成卷百二十書目錄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一百二十

左長史上海李仙瓊編輯

紀善慈谿馮厚校正

書類

唐

上張僕射書

韓退之

九月一日愈再拜受牒之明日。在使院中有小吏持院中故事節目十餘事來示命。其中不可者有自九月至明年二月之終。皆晨入夜歸。非有疾忘事故。輒不許出。當時以初受命不敢言。古人有言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抑而行之。必發狂疾。上無以承事于公。忘其將所以報德者。下無以自立。喪失其所以為心。夫如是。則安得而不言。凡

執事之擇於愈者。非謂其能晨入夜歸也。必將有以取之。苟有以取之。雖不晨入夜歸。其所取者猶在也。下之事上不一。其事上之使下不一。其事量力而任之。度才而處之。其所不能不彊使爲。是故爲下者不獲罪於上。爲上者不得怨於下矣。孟子有云。今之諸侯無大相過者。以其皆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今之時與孟子之時又加遠矣。皆好其聞命而奔走者。不好其直已而行道者。聞命而奔走者。好利者也。直已而行道者。好義者也。未有好利而愛其君者。未有好義而忘其君者。今之王公大人。惟執事可以聞此言。惟愈於執事也可以此言進。愈蒙幸於執事。其所從舊矣。若寬假之。使不失其性。加待之。使足以爲名。實而入。盡辰而退。申而入。終酉而退。率以爲常。亦不廢事。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是也。必皆曰。執事之好士也如此。執事之待士以禮如此。執事之使人不枉其性而能有容如此。執事之欲成人之名如此。執事之厚於故舊如此。又將曰。韓愈之識其所依歸也如此。韓愈之不諂屈於富貴之人如此。韓愈之賢能使其主待之以禮如此。則死於執事之門無悔也。若使隨行而入。逐隊而趨。言不敢盡其誠。道有所屈於已。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此。皆曰。執事之用韓愈。哀其窮。收之而已耳。韓愈之事執事。不以道利之而已耳。苟如是。雖日受千金之賜。一歲九遷。其官感恩則有之矣。將以稱於天下曰。知己則未也。伏惟哀其所不足。矜其愚。不錄其罪。察其辭。而垂仁採納焉。愈恐懼再拜。

爲人求薦書

某聞木在山。馬在肆。過之而不顧者。雖日累千萬人。未爲不

材與下乘也。及至匠石過之而不睨。伯樂遇之而不顧。然後知其非棟梁之材。超逸之足也。以某在公之宇下。非一日。而又辱居姻婭之後。是生於匠石之園。長於伯樂之廐者也。於是而不得知。假有見知者千萬人。亦何足云耳。今幸賴天子每歲詔公卿大夫貢士。若某等比。咸得以薦聞。是以冒進其說。以累於執事。亦不自量已。然執事其知某何如哉。昔人有鬻馬不售於市者。知伯樂之善相也。從而求之。伯樂一顧。價增三倍。某與其事。頗相類。是故始終言之耳。某再拜。

荅陳商書

愈白。辱惠書。語高而旨深。三四讀尚不能通曉。茫然增愧赧。又不以其淺弊無過人智識。且諭以所守幸甚。愈敢不吐露情實。然自識其不足補吾子之所須也。齊王好竽。有求士於齊者。操瑟而往。立王之門。王年不得入。叱曰。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吾鼓瑟。合軒轅氏之律。呂客罵之曰。王好竽。而子鼓瑟。瑟雖工。如王之不好。何是所謂工於瑟而不工於求齊也。今舉進士於此世。求利祿行道於此世。而爲文。必使一世人不好。得無與操瑟立齊門者比歟。文誠工。不利於求。求不得。則怒且怨。不知君子必爾爲不也。故區區之心。每有來訪者。皆有意於不肖者也。略不辭讓。遂盡言。惟吾子諒察。

荅李翊書

月日愈白。李生足下。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誰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歸也。有日矣。况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墻而不入其宮者。烏足知是且非邪。雖然。不可不爲生言之。生所謂立言者是也。生所爲者。

與所期者甚似而幾矣。抑不知生之志，蘄勝於人而取於人，邪？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邪？蘄勝於人而取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為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亡，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曷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也，不知其非笑之為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而與雜正而不至焉者，照々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之手也，汨々然來集其觀於人也，笑之則心以為喜，譽之則心以為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拒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塗，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塗，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則物之浮者小，大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雖如是，其敢自謂幾於成乎？雖幾於成，其用於人也奚取焉？雖然，待用於人者，其肖於器則時用焉，用與舍屬諸人。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已有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為後世法。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疋樂也。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亟稱其人，所以勸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貶其可貶也。問於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為言之。

答張籍書

吾子不以愈無似。欲推而納諸聖賢之域。拂其邪心。增其所未高。謂愈之質。有可至於道者。浚其源。導其所歸。慨其根。將食其實。此盛德者之所辭讓。况於愈者哉。抑其中有宜復者。故不可遂已。昔者聖人之作春秋也。既深其文辭矣。然猶不敢公傳道之。口授弟子。至於後世。然後其書出。為其所以慮患之道微也。今夫二氏之所宗而事之者。下及公卿輔相。吾豈敢昌言排之哉。擇其可語者。誨之。猶時與吾悖。其聲耳說。若遂成其書。則見而怒之者必多矣。必且以我為狂。為惑。其身之不能恤。書於吾何有。夫子。聖人也。且曰。自吾得子路。而惡聲不入於耳。其餘輔而相者。周天下。猶且絕糧於陳。畏於匡。毀於叔孫。奔走於齊魯宋衛之邦。其道雖尊。其窮也亦甚矣。賴其徒相與守之。卒有立於天下。向使獨言之。而獨書之。其存也可冀乎。今夫二氏行乎中土也。蓋六百有餘。辨其植根固。其流波漫。非所以朝令而夕禁也。自文王沒。武王周公。成康相與守之。禮樂皆在。至乎夫子未久也。自夫子而至乎孟子未久也。然猶其勤若此。其困若此。而後能有所立。吾其可易而為之哉。其為也易。則其傳也不遠。故余所以不敢也。然觀古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為善。為善者。皆所為不得行乎今。而行乎後者也。今吾之得吾志。失吾志。未可知。俟五六十為之。未失也。天不欲使茲人有知乎。則吾之命不可期。如使茲人有知乎。非我其誰哉。其行道。其為善。其化今。其傳後。必有在矣。吾子其何遽戚於吾所為哉。前書謂吾與人商論不能下氣。若好已勝者。然雖誠有之。抑非好已勝也。好已

矣。賴其徒相與守之。卒有立於天下。向使獨言之。而獨書之。其存也可冀乎。今夫二氏行乎中土也。蓋六百有餘。辨其植根固。其流波漫。非所以朝令而夕禁也。自文王沒。武王周公。成康相與守之。禮樂皆在。至乎夫子未久也。自夫子而至乎孟子未久也。然猶其勤若此。其困若此。而後能有所立。吾其可易而為之哉。其為也易。則其傳也不遠。故余所以不敢也。然觀古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為善。為善者。皆所為不得行乎今。而行乎後者也。今吾之得吾志。失吾志。未可知。俟五六十為之。未失也。天不欲使茲人有知乎。則吾之命不可期。如使茲人有知乎。非我其誰哉。其行道。其為善。其化今。其傳後。必有在矣。吾子其何遽戚於吾所為哉。前書謂吾與人商論不能下氣。若好已勝者。然雖誠有之。抑非好已勝也。好已

之道勝也。已之道乃夫子孟軻揚雄所傳之道也。若不勝則無所爲也。吾豈敢避是名哉。夫子之言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則其與衆人辨也有矣。駁雜之譏。前書盡之。吾子其復之。昔也。夫子猶有所戲詩不云乎。善戲謔兮。不為虐兮。記曰。張而下。地文武不為也。豈害於道哉。吾子其未之思乎。孟君將有。愚與吾子別。庶幾一來。愈再拜。

襄陽于頔相公書

伏蒙示。武順聖樂辭。天寶樂詩。讀蔡琰胡笳辭詩。移族徙并。與京兆。自幕府至鄧之北境。凡五百餘里。自庚子至甲辰。凡五日。披目視。口誅其言。心惟其義。且恐且懼。忽若有亡。不知鞍。而之勤。道途之遠也。夫澗谷之水。深不過咫尺。丘壘之山。高不過尋丈。人則狎而翫之。及至臨泰山之懸崖。窺巨

海之驚濤。莫不戰悼悸慄眩惑而自失。所觀變於前。所守易於內。亦其理宜也。閣下負超卓之奇材。蓄雄剛之俊德。渾然天成。無有畔岸。而又貴窮乎公相。威動乎區極。天子之毗。諸侯之師。故其文章言語。與事相侔。變化若雷霆。浩汗若江漢。正聲諧。獲勁氣。沮金石。豐而不餘一言。約而不失一辭。其事信。其理切。孔子曰。有德必有言。信乎其有德。且有言也。揚子雲言曰。尚書灑。爾周書。爾信乎其能灑。而且。疆也。昔者齊君行而失道。管仲請釋老馬隨之。樊遲請學稼。孔子使問之。老農夫馬之智。不賢於夷吾。農之能不聖於尼父。然且云。爾者。聖賢之能多。農馬之智專。故也。今愈雖愚且賤。其從事於文。實專且久。則其贊王公之能。而稱大君子之美。不為僭越也。

與丁襄陽書

七月三日。州仕郎守國子四門博士韓愈謹奉書尚書閣下。士之能享大名顯當世者。莫不有先達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爲之前焉。士之能垂休光照後世者。亦莫不有後進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百爲之後焉。莫爲之前。雖美而不彰。莫爲之後。雖盛而不傳。是二人者。未始不相須也。然而千百載乃一相遇焉。豈上之人無可接下之人。無可推歟。何其相須之殷而相遇之踈也。其故在下之人負其能。不肯誦其上之人。負其位。不肯顯其下。故高材多戚之之窮。盛位無赫之之光。是二人者之所爲皆過也。未嘗干之。不可謂上無其人。未嘗求之。不可謂下無其人。愈之誦此言久矣。未嘗敢以聞於人。側聞閣下抱不世出之才。特立而獨行。道方而事實。卷舒不隨乎時。文武惟其所用。豈愈所託其人哉。未聞後進之士有遇知於左右。獲禮於門下者。豈求之而未得邪。將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雖遇其人。未暇禮邪。何其宜聞而久不聞也。愈雖不材。其自處不敢後於常人。閣下將求之而未得歟。古人有言。請自隗始。愈今者惟朝夕啜米僕賃之資。是急。不過廢閣下一朝之享而足也。如曰。吾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雖遇其人。未暇禮焉。則非愈之所敢知也。世之齷齪者。旣不足以語之。磊落奇偉之人。又不能聽焉。則信乎命之窮也。謹獻舊所爲文一十八首。如賜覽觀。亦足以知其志之所存。愈恐懼再拜。

後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

三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愈聞周

公之輔相其急於見賢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握其髮。當是時，天下之賢才比已舉用，姦邪諛佞欺負之徒皆已除去。四海皆已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皆已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皆已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皆已修理，風俗皆已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沾被者皆已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皆已備至。而周公以聖人之才，憑叔父之親，其所輔理承化之功，又盡章章如是。其所求進見之士，豈復有賢於周公者哉？不惟不賢於周公而已，豈復有賢於周公者哉？豈復有所計議能補於周公之化者哉？然則周公求之如此其急，恐耳目有所不聞見，心思慮有所未及，以負成王託周公之重，不得於天下之心。如周公之心，如周公之求，豈盡章章如是。

是而非聖人之才，而能如周公之親，則將不暇食與沐矣。豈特吐哺握髮之勤而止哉？其如是，故于今頌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不衰。今閣下為輔相亦近耳。天下之賢才豈盡舉用，姦邪諛佞欺負之徒皆已除去，四海豈盡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豈盡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豈盡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豈盡修理，風俗豈盡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沾被者豈盡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豈盡備至，其所求進見之士雖不足以希望盛德，至比於百執事，豈盡出其下哉？其所稱說豈盡無所補哉？今雖不能如周公之吐哺握髮，亦宜引而進之，察其所以而進退之，不宜默而已也。愈之待命四十餘日矣，書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門而明闇人辭焉，惟其昏愚不知逃遁，故復

有周公之說焉。閣下其亦察之。古之士三月不仕則弔。故出疆必載質。然所以重於白進者。以其於周不可。則去之魯。於魯不可。則去之齊。於齊不可。則去之宋。之鄭。之秦。之楚也。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國。舍乎此。則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故士之行道者。不得於朝。則山林而已矣。山林者。士之所獨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憂天下之心。則不能矣。故愈每自進而不知愧。為書曰。亟上足數及門。而不知止。為寧獨如此而已。惴惴焉。惟不得出大賢之門。下是懼。亦惟少垂察焉。瀆冒威尊。皇懼無已。公愆再拜。

與陳給事書

愈再拜。愈之獲見於閣下。有年矣。始者亦嘗辱一言之譽。貧賤也。衣食於奔走。不得朝夕繼見。其後閣下位益尊。伺候於門墻者。日益進。則愛慙而情不專。愈也。道不加修。而文益有名。夫道不加修。則賢矣。不與父日益有名。則同進者忌。始之以日隔之疏。加之不以不專之望。以不與者之心。聽忌者之說。由是閣下之庭無愈之迹矣。出文章軌範

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

愈聞之。蹈水火者之求免於人也。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呼而望之也。將有介於其側者。雖其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大其聲疾呼而望其仁之也。彼介於其側者。聞其聲而見其事。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往而全之也。雖有所憎怨。苟不至於欲其死者。則將狂奔盡氣。濡手足。焦毛髮。救之而不辭也。若是者何哉。其勢誠急。而其情誠可

可悲也。愈之彊學立行有年矣。愚不惟道之險夷行且不息。以蹈於窮餓之水火。其既危且亟矣。大其聲而疾呼矣。閣下其亦聞而見之矣。其將往而全之歟。抑將安而不救歟。有來言於閣下者曰。有觀溺於水而斃於火者。有可救之道而終莫之救也。閣下且以爲仁人乎哉。不然。若愈者亦君子之所宜動心者也。或謂愈子言則然矣。宰相則知子矣。如時不可何。愈竊謂之不知言者。誠其材能不足以當賢相之舉爾。若所謂時者。固在上位者之爲尔。非天之所爲也。前五六年時。宰相薦閻。尚有自布衣裳抽擢者。與今豈異時哉。且今節度觀察使及防禦營田諸小使等。尚得自舉判官。無問於已仕未仕者。况在宰相。吾君所尊敬者。而曰不可乎。古之進人者。或取於盜。或舉於管庫。今布衣雖賤。猶足以方於此情。隘辭。感不知所裁。亦惟少垂怜焉。

應科目時與人書

月日愈再拜。天地之濱。大江之濱。有怪物焉。蓋非常鱗介品。彙之匹儔也。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于天。不難也。其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間耳。無高山大陵曠塗絕險。爲之間隔也。然其窮涸不能自致乎水。爲殫殫之笑者。蓋十八九矣。如有力者。哀其窮而運轉之。蓋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也。然是物也。負其異於衆也。且曰。爛死於沙泥。吾寧樂之。若俛首帖耳。搖尾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是以有力者遇之。熟視之。若無覩也。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今又有有力者。當其前矣。聊試仰首一鳴號焉。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而忘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而轉之清波乎。其哀之命也。其不哀之命也。知其命

而且鳴號之者亦命也。愈今者實類於是。以忘其踈愚之罪而有是說焉。閣下其亦憐察之。

與孟簡尚書書

愈白。蒙惠書云。有人傳愈近少奉釋氏者。妄也。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所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自以為難得。因與往來。又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為別。乃入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孔子云。丘之禱久矣。凡君子行已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其在方冊。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至。奚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生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

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傳又曰。不為威惕。不為利疚。假如釋氏能與人為禍福。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况萬。無此理。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邪。小人邪。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脅臆作威。福於其間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揚。則之墨。揚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斁。禮樂崩而夷狄橫。幾何其不為禽獸也。故曰。能言距楊墨者。皆聖人之徒也。揚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闕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經書。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尚未知脩明先王

之道其後始除狹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尚皆
殘缺十亡二三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及知先
王之事各以所見爲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群聖
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於今泯也其
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雖聖賢不得位空言
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
王賤伯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
存什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社
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
漢氏以來群儒區區修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
引千鈞繇延浸以微滅於是時也而唱釋老於其間鼓
天下之衆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釋老之害過於楊墨
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
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
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無恨天
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旁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毀其道以
從於邪也籍湜輩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否辱吾兄眷
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慙懼死罪死罪再拜

荅崔立之書

斯立足下僕見險不能止動不得時顛頓狼狽失其所操持
困不知變以至辱於再三君子小人之所憫笑天下之所背
而馳者也足下猶復以爲可教貶損道德乃至手筆以問之
扳援古昔辭義高遠且進且勸足下之於故舊之道得之矣
雖僕亦固望於吾子不敢望於他人者耳然尚有似不相曉

者非故欲發余乎。不然何子不以丈夫期我也。不能默。聊復自明。僕始年十六七時。未知人事。讀聖人之書。以爲人之仕者皆爲人耳。非有利乎已也。及年二十時。苦家貧。衣食不足。謀於所親。然後知仕之不惟爲人耳。及來京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僕誠樂之。就求其術。或出禮部所試詩賦策等。以相示。僕以爲可無學而能。因詣州縣求舉有司。好惡出於其心。四舉而後有成。亦未即得仕。聞吏部有以博學宏詞選者。人尤謂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術。或出所試文章。亦禮部之類。私恠其故。然猶樂其名。因又詣州府求舉。凡二試於禮部。一既得之。而又黜於中書。雖未得仕。人或謂之能焉。退因自取所試讀之。乃類於俳優者之辭。頽怛怩而心不寧者數月。既已爲之。則欲有所成就。就書所謂耻過作非者也。因復求舉。亦無幸焉。乃復自疑。以爲所試與得之者不同。其程度及得觀之。余亦無甚愧焉。夫所謂博學者。豈今之所謂者乎。所謂宏辭者。豈今之所謂者乎。誠使古之豪傑之士。若屈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楊雄之徒。進於是選。必知其懷慙。乃不自進而已耳。設使與夫今之善進取者。競於蒙昧之中。僕必知其辱焉。然彼五子者。且使生於今之世。其道雖不顯於天下。其自負何如哉。肯與夫斗筭者。決得失於一夫之目。而爲之憂樂哉。故凡僕之汲汲於進者。其小得蓋欲以具裘葛。養孤窮。其大得蓋欲同吾所樂於人耳。其他可否。自計已熟。誠不待人而後知。今足下乃復比之獻玉者。以爲必俟良工之剖。然後見知於天下。雖則兩足而不為病。且無使劬者再尅。誠足下相勉之意。厚也。然仕進者。豈舍此而無門哉。足下謂我

必待是而後進者。尤非相悉之辭也。僕之玉。固未嘗獻。而足固未嘗朋。無為我感也。當今天下風俗。尚有未及於古者。邊境尚有被甲執兵者。主上不得怡。而宰相以為憂。僕雖不賢。亦且潛究得失。致之乎。吾相薦之於吾君。上希卿大夫之位。下猶取一障。而乘之。若都不可得。猶將耕於寬閑之野。釣於寂寞之濱。求國家之遺事。考賢人哲士之終始。作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誅奸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二者將必有一可足下以為僕之玉。凡幾獻。而足凡幾削也。又所謂就者。果誰哉。疇尅之刑。信如何也。士固伸於知己。微足下無以發吾之狂言。

荅竇貞存亮秀才書

愈白。愈少騫怯於他。竇能自度。無可努力。又不通時事。而與世多齟齬。念終無以樹立。遂發憤篤意專於文學。不得其術。凡所辛苦。而僅有之者。皆符於空言。而不適於實用。又重以自廢。是故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身愈困。今又以罪黜於朝廷。遠宰蠻縣。憂愁無聊。瘡癘侵加。惴惴為無以異朝夕。足下年少才俊。辭雅而氣銳。當朝廷求賢如不及之時。當道者又皆良有司。操數寸之管。書盈尺之紙。高可以釣爵位。若循次而進。亦不失萬一於甲科。今乃乘不測之舟。入無人之地。以相從。問文章為事。身勤而事左。辭重而情約。非計之得也。雖使古之君子。積道藏德。道其光而不耀。膠其口而不傳者。遇足下之請。懇懇猶將倒廩傾囷。羅列而進也。若愈之愚不肖。又安敢有愛於左右哉。願足下之能足以自奮。而愈之所。有如前所陳。是以臨書愧恥。而不敢荅也。錢財不足以賄左。

右之賈急文章不足以發足下之事業。稱載而往。垂索而歸。足下亮之而已。愈白。

上張僕射第二書

愈再拜。以擊毬事諫執事者多矣。諫者不休。執事不止。此非爲其樂不可捨。其諫不足聽。故也。諫不足聽者。辭不足感人。心也。樂不可捨者。患不能切身也。今之言毬之害者。必曰有危墮之憂。有激射之虞。小者傷面目。大者殘形軀。執事聞之。若不聞者。其意必曰。進若習熟。則無危墮之憂。避能使捷。則免激射之虞。小何傷於面目。大何累於形軀者哉。愈今所言。皆不在此。其指要非他事。外物牽引相比也。特以擊毬之間。事明之耳。馬之與人情性殊異。至於筋骸之相束。血氣之相持。安佚則適勞。頓則疲者。同也。乘之有道。步驟折中。少必無疾。老必後衰。及以之馳。速於場。其搖其心。肺振撓其筋。骨氣不及出入。走不及廻旋。遠者三四年。近者一二年。無全馬矣。然則毬之害於人也。決矣。凡五藏之繫絡甚微。坐立必懸垂於骨髓之間。而以之顛頓。馳騁。嗚呼。其危哉。春秋傳曰。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雖愷悌君子。神明所扶持。然廣慮之深。思之。亦養壽命之一端也。

與韓愈論史書

柳子厚

前獲書言史事云。具與劉秀才書。及今見書。甚不喜。與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謬。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館下。安有探宰相意。以爲苟以史筆榮一韓退之耶。若果爾。退之豈宜虛受宰相榮。已而冒居館下。近密地。食奉養。役使掌故。利紙筆爲私書。取以供子弟費。書之志於道者。不宜若是。

且退之以爲紀錄者有刑禍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爲褒貶猶且恐懼不敢爲。設使退之爲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貶成敗人愈益顯其宜恐懼尤大也。則又將揚之入臺府。美食安坐。行呼唱於朝廷外衢而已耶。在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爲宰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敵益衆。則又將揚之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內廷外衢而已耶。則何以異不爲史而榮其號利其祿者也。又言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爲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之困於魯。衛陳宋蔡齊楚者。其時暗。諸侯不能以也。其不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若周公史佚。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秋爲孔子累。范曄悖亂。雖不爲史。其族亦誅。司馬廷胸。天子喜怒。班固不檢。下崔浩。沾其直。以闔暴虜。皆非中道。左丘明以疾盲。出於不幸。子夏不爲史。亦盲。不可以是爲戒。其餘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無以他事自恐。退之恐惟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凡言二百年。文武士多有誠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則同職者又所云。若是後來繼今者。又所云。若是人。皆曰。我一人。則卒。誰能紀傳之耶。如退之。但以所聞知。致不敢怠。同職者及後來繼今者。亦各以所聞知。致不敢怠。則庶幾不墜。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語。每每異辭。日以滋久。則所云磊々軒天地者。未必不沉沒且亂。雜無可考。非有志者所忍恣也。果有志。豈當待人督責。迫蹙然後爲官守也。又凡鬼神事。眇茫荒惑。無可準明者。所不道。

退之之智而猶懼如此。今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言論如退之。慷慨自謂正直行之。焉如退之。猶所云若是。則唐之喪。其卒無可託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爲速爲果。卒以爲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謀也。今人當爲而不爲。又誘館中他人及後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已而欲勉人。難矣哉。

與崔連州論石鍾乳書

宗元白。前以所致石鍾乳非良。聞子敬所餌。與此類。又聞子敬時憤悶動作。宜以爲未得其粹。羨而爲麓。曠燥悍所中。懼傷子敬醇懿。仍習謬誤。故勤之。以云也。再獲書辭。辱徵引地理證驗。多過數百言。以爲土之所出。乃良無不可者。是將不然。夫言土之出者。固多良而少。不可不謂其咸無不可也。草

不之生也。依於土。然即其類也。而有居山之陰陽。或近水。附石。其性移焉。又况鍾乳直產於石。石之精麓。踈密。異而穴之上下。土之薄厚。石之高下。不可知。則其依而產者。固不一性。然由其精密而出者。則油然而清。烟然而輝。其竅滑以夷。其肌廉以微。食之使人榮華溫柔。其氣宣流。生胃通腸。壽善康寧。心平意舒。其樂愉。由其麓踈而下者。則奔突結澁。乍大乍小。色如枯骨。或類死灰。淹頓不發。叢齒積類。重濁頑璞。食之使人偃蹇壅鬱。泄火生風。戟喉癢肺。幽關不聰。心煩喜怒。肝舉氣剛。不能和平。故君子慎焉。取其色之羨。而不必唯土之信。以求其至精。凡爲此也。幸子敬餌之。近不至於是。故可止禦也。必若土之出無不可者。則東南之竹箭。雖旁岐採曲。皆可以貫犀革。北山之木。雖離奇液。藪中立枯。

者皆可以梁百尺之觀航千仞之淵冀之北土焉之所生凡
其大耳短脰拘孿蹠跣薄蹄而曳者皆可以勝百鈞馳千里
雍之塊璞皆可以備砥礪徐之糞壤皆可以封大社荆之茅
皆可以縮酒九江之元龜皆可以卜泗濱之石皆可以擊考
若是而不大謬者少矣其在人也則魯之晨飲其羊關轂而
輟輪者皆可以為師儒盧之沽名者皆可以為大醫西子之
里惡而曠者皆可以當侯王山西之冒沒輕儇奢貪而忍者
皆可以鑿凶門制閭外山東之稚駘樸鄙力農桑啖粟粟者
皆可以謀謨於廟堂之上若是則反倫悖道甚矣何以異於
是物哉是故經中言丹砂者以類芙蓉而有光言當歸者以
類馬尾蠶首言人參者以人形黃芩以腐腸附子八角甘遂
赤虜貝類不可悉數若果土宜乃善則云生某所不當又云某
者良也又經注曰始興為上次乃庶連則不必服正為始興
也今再三為言者唯欲得其英精以固子敬之壽非以知藥
石角技能也若以服餌不必利己姑務勝人而夸辨博素不
望此於子敬其不然明矣故畢其說宗元再拜

與李睦州服氣書

二十六日宗元再拜前四五日與邑中可與遊者遊愚溪上
池西小丘坐柳下酒行甚歡坐者咸望兄不能俱以為兄由
服氣以來貌加老而心少歡愉不若前去年時是時既言皆
沮然眇眇思有以已兄用斯術而未得路間一日濮陽吳武
陵最輕健先作書道天地日月黃帝等下及列仙方士皆死
狀出千餘字頗甚快辯伏覩兄貌笑口順而神不偕來及食
時竊睨和糝燥濕與啖飲多寡猶自若是兄陽德其言而陰

黜其忠也。若古之疆大諸侯然。負固怙力。敵至則諾。去則肆。是不可變之尤者也。攻之不得。則宜濟師。今吳子之師已遭諾而退矣。愚敢厲銳擐甲。鳴鐘鼓以進。決於城下。惟兄明聽之。凡服氣之大不可者。吳子已悉陳矣。悉陳而不變者。無他以服氣書多美言。以為得恒久大利。則又安得棄美言大。利而從他人之苦言哉。今愚甚吶。不能多言。大凡服氣之可不死歟。不可歟。壽歟。夭歟。康寧歟。疾病歟。若是者。愚竟不言。但以世之兩事。已所經見者類之。以明兄所信書。必無可用。愚幼時嘗嘗音。見有學操琴者。不能得碩師。而偶傳其譜。其聲以布其爪指。蚤起則嘍。以逮夜。又增以脂。其不足。則調而鼓諸席。如是十年。以為極工。出至大都邑。之座。則皆得大笑。曰。喜。何清濁之亂。而疾舒之。

大慙而歸。及年少長。則嗜書。又見有學書者。亦不能得碩師。獨得國故書。伏而工之。其勤若向之為琴者。而年又倍焉。出曰。吾書之工。能為若是知書者。又大笑曰。是形縱而理逆。卒為天下棄。又大慙而歸。是二者皆極工。而反棄者。何哉。無所師。而徒狀其文也。其所不可傳者。卒不能得。故雖窮日夜。弊歲紀。愈遠而不近也。今兄之所以為服氣者。宋誰師耶。始者獨見兄傳得氣書於盧遵。所伏讀三兩日。遂用之。其次得氣訣於李計。所又參取而大施行焉。是書是訣。遵與計皆不能知。然則兄之所以學者。無碩師矣。是與向之兩事者。無毫末差矣。宋人有得遺契者。密數其齒。曰。吾富可待矣。兄之術。或者其類是歟。兄之不信。今使號於天下。曰。孰為李睦州友者。今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凡兄之友。皆左袒矣。則

又號曰孰爲李睦州客者。今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凡兄之客皆左袒矣。則又以是號於兄之宗族皆左袒矣。號姻婭則左袒矣。入而號之閨門之內。子姓親昵則子姓親昵皆左袒矣。下之號於臧獲僕妾則臧獲僕妾皆左袒矣。出而號於素爲將率胥吏者則將率胥吏皆左袒矣。則又之天下號曰孰爲李睦州讎者。今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凡兄之讎者皆右袒矣。然則利害之源不可知也。友者欲久存其道。客者欲久存其利。宗族姻婭欲久存其戚。閨門之內。子姓親昵欲久存其恩。臧獲僕妾欲久存其室。將率胥吏欲久存其勢。讎欲速去其害。兄之爲是術。凡今天下欲兄久存者皆懼。而欲兄速去者獨喜。兄爲而不已。則是背親而與讎。夫背親而與讎。不及中人者。皆知其爲大戾。而兄安焉。固小子之所慄也。兄其有意乎。卓然自更使讎者失望。而慄親者得欲而怵。則愚願椎肥牛。擊大豕。割羴羊。以爲兄餼。窮隴西之麥。殫江南之稻。以爲兄壽。鹽東海之水。以爲兄醢。敷倉之粟。以爲酸。極五味之適。致五藏之安心。恬而志逸。貌美而身胖。醉飽謳歌。愉懌訢歡。流聲譽於無窮。垂功烈而不刊。不亦旨哉。孰與去味以即淡。去樂以即愁。悴馬膚日皴。肌日虛。守無成師之術。尊不可傳之書。悲所愛而慶所憎。徒曰我能堅壁拒境。以爲疆大。是豈所謂疆而大也哉。無任疑懼之甚。宗元再拜。

荅韋中立書

二十一日。宗元白。辱書云。欲相師。僕道不篤。業甚淺近。環顧其中。未見可師者。雖嘗好言論爲文章。甚不自是也。不意吾

子自京都來蠻夷間乃幸見取僕自卜固無取假令有取亦不敢爲人師爲衆人師且不敢况敢爲吾子師乎孟子稱之患在好爲人師由魏晉氏以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譁笑之以爲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爲師世果群恠聚罵指目牽引而增與爲言詞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然不暇熟又挈之而東如是者數矣屈子賦曰邑犬群吠吠所恠也僕往聞庸蜀之南恒雨少日日出則犬吠予以爲過言前六七年僕來南二年冬幸大雪踰嶺被南越中數州數州之犬皆蒼黃吠噬狂走者累日至無雪乃已然後始信前所聞者今韓愈旣自以爲蜀之日而吾子又欲使吾爲越之雪不以病乎非獨見病亦以病吾子然雪與日豈有過哉顧吠者犬耳度今天下不吠者幾人而誰敢恠恠於群且以召閑取怒乎僕自謫過以來益少志慮居拙九年增脚氣病漸不喜閑豈可使吠者早暮吠吾耳騷吾心則固僵仆煩憤愈不可過矣平居望外遭齒舌不少獨欠爲人師耳抑又聞之古者重冠禮將以責成人之道是聖人所尤用心者也數百年來人不復行近有孫昌胤者獨發憤行之旣成禮明日造朝至外廷薦笏言於卿士曰某子冠畢應之者咸憮然京兆尹鄭叔則佛然曳笏却立曰何預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尹而恠孫子何哉獨爲所不爲也今之命師者大類此吾子行厚而僻深凡所作齟恢然有古人形貌雖僕敢爲師亦何所增加也假而以僕年先吾子聞道著書之日不後誠欲往來言所聞則僕固願悉陳中所得者吾子苟自擇之取某事去某事則可矣若

定是非以教吾子。僕材不足而又畏前所陳者其為不敢也。決矣。吾子前所欲見吾文既悉以陳之非以耀明于子。聊欲以觀子氣色誠好惡何如也。今書來言者皆大過。吾子誠非佞譽誣諛之徒。直見愛甚故然耳。始吾幼且少為文章以辭為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為炳煥務采色夸聲音。而以為能也。凡吾所陳皆自謂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遠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於道不遠矣。故吾每為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踈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為之文也。凡若此者果是耶非耶。有取乎抑其無取乎。吾子幸觀焉。擇焉有餘以告焉。苟亟來以廣是道。予不有得焉。則我得矣。又何以師云爾哉。取其實而去其名。無招越蜀犬吠恠而為外廷所笑。則幸矣。宗元復白。

答貢士元公瑾書

一十八日宗元白。前時所枉文章。諷讀累日。辱致來簡。受賜無量。然竊觀足下所以殷勤其文旨者。豈非深寡和之憤。積無徒之歎。懷不能已。赴訴於僕乎。如僕尚何為者哉。且士之

求售於有司。或以文進。或以行達。者稱之。不患無成。足下之文。左馮翊崔公先唱之矣。秉筆之徒。由是增敬。足下之行。汝南周穎客又先唱之矣。逢掖之列。亦以加慕。夫如是。致隆之譽。不久矣。又何戚焉。古之道上延乎下。下倍乎上。上下洽通。而薦能之功行焉。故天子得宜。爲天子者。薦之於天。諸侯得宜。爲諸侯者。薦之於王。大夫得宜。爲大夫者。薦之於君。士得宜。爲士者。薦之於有司。薦於天。堯舜是也。薦於王。周公之徒是也。薦於君。鮑叔牙。罕子皮是也。薦於有司。而專其美者。則僕未之聞也。是誠難矣。古猶難之。而況今乎。獨不得與足下偕生。中古之間。進相援也。退相拯也。已乃出乎今世。雖王林國韓長孺復生。不能爲足下抗手而進。以取僇笑。矧僕之齷齪者哉。若將致僕於奔走先後之地。而役使之。則勉充雅素。不敢告備。嗚呼。始僕之志學也。甚自尊大。頗慕古之大有爲者。汨沒至今。自視缺然。知其不盈。素望久矣。上之不能交誠。明達德行。延孔子之光。燭于後來。次之未能勸材能。興功力。致大康于民。垂不滅之聲。退乃俛於下列。咄於不佞。偃仰驕矜。道人短長。不亦冒先聖之誅乎。固吾不得已。可樹勢使然也。穀梁子曰。心志既通。而名譽未聞。友之過也。蓋舉之揚善。聖人不非。况足下有文行唱之者。有其人矣。繼其聲者。吾敢闕焉。其餘去就之說。則足下觀時而已。不悉。宗元白。

與顧十郎書

四月五日。門生守永州司馬負外置同正負柳宗元謹致書。十郎。凡號門生而不知恩之所自者。非人也。纓冠束衽而趨。

以進者咸曰我知恩知恩則惡乎辨然而辨之亦非難也。大底當隆赫柄用而蜂附蟻合。煦之起便僻匍匐以非乎人而售乎已。若是者一旦勢異則雷滅風逝不爲門下用矣。其或少知耻懼恐世人之非已也。則矯於中以貌於外。其實亦莫能至焉。然則當其時而確固自守。蓄力秉志不爲嚮者之態。則於勢之異也。固有望焉。大凡以文出門下。由庶士而登司徒者七十有九人。執事試追狀其態。則果能効用者出矣。然而中間招衆口飛語譁然。講張者豈他人耶。夫固出自門下。賴中山劉禹錫等。違之惕息無日不在信臣之門。以務白大德。順宗時顯增榮誼。揚于天官。敷于天下。以爲親戚門生光寵。不意瓌之復以病執事。此誠私心痛之。埋鬱洶湧。不知所發。常以自訟。在朝不能有奇節宏議。以立於當世。卒就廢逐。居窮厄又不能著書。斷往古明聖法。以致無窮之名。進退無以異於衆人。不克顯明。門下得士之大。今抱德厚。蓄憤悱思。有以効於前者。則既乖謬於時。離散擯抑而無所施用。長爲孤囚。不能自明。恐執事終以不知其始。偃蹇退匿者。將以有爲也。猶流於嚮時求進者之言。而下情無以通。盛德無以酬。用爲大恨。固常不欲言之。今懼老死瘴土。而他人無以辨其志。故爲執事一出之。古之人耻躬之不逮。儻或萬一有一可冀。復得處人間。則斯言幾乎踐矣。因言感激浪然。出涕。書不能既。宗元謹再拜。

答周君巢書

奉二月九日書。所以撫教甚具。無以加焉。丈人用文雅從知。已日以博大府之政。甚適東西來者。皆曰海上多君子。周爲

偈焉敢再揖稱賀宗元以罪大擯廢居小州與囚徒爲朋行
則若帶纏索處則若關桎梏不予而無所趨拳拘而不能肆
槁焉若併墮焉若璞其形固若是則其中者可得矣然猶未
嘗肯道鬼神等事今丈人乃盛譽山澤之癯者以爲壽且神
其道若與堯舜孔子似不相類焉何哉又曰餌藥可以久壽
將分以見與固小人之所不欲得也嘗以君子之道處焉則
外愚而內益智外訥而內益辯外柔而內益剛出焉則外內
若一而時動以取其宜當而生人之性得以安聖人之道得
以光獲是而中雖不至耆老其道壽矣今夫山澤之臞於我
無有焉視世之亂若理視人之害若利視道之悖若義我壽
而生彼夭而死固無動其肺肝焉昧々而趨也々而居浩然
若有餘攝草煮石以私其筋骨而日以益愚他人莫利已獨
以愉若是者愈千百年滋所謂天也又何以爲高明之圖哉
宗元始者講道不篤以蒙世顯利動獲大俸用是奔竄禁錮
爲世之所詬病凡所設施皆以爲戾從而吠者成羣已不能
明而况人乎然苟守先聖之道由大中以出雖萬受擯棄不
更乎其內犬都類往時京城西與文公言者愚不能改亦欲
丈人固往時所執推而大之不爲方士所惑仕雖未達無忘
生人之患則聖人之道幸甚其必有陳矣不宣宗元再拜。

答蕭纂書 為師書

十二日宗元白始有負戴經籍退跡草廬塊守蒙陋坐自擁
塞不意是下曲見記憶遠辱書訊賤以高文開其知思而又
超僕以宗師之位僣負僕以丘山之號流汗伏地不知逃匿幸
過厚也前時獲足下灌鍾城銘竊用唱導於聞人僕常赧然

羞其僭踰。今覽足下尺牘殷勤備厚。似欲僕贊譽者。此固所願也。詳視所賦曠然以喜。是何旨趣之博大詞采之蔚然乎。鼓行於秀造之列。此其戈矛矣。舉以見投為賜甚大。俯用討度。不自謂宜顧。相何德而克堪哉。且又教以耘其蕪穢。甚非所宜。僕不敢聞也。其他唯命。宗元白。

答吳秀才書

某白。向得秀才書。文章類前時所辱。遠甚。多賀多賀。秀才志為文章。又在族父處。蚤夜孜孜。何畏不日之新。又日新也。雖問不奉對。苟文益日新。則若亟見矣。夫觀文章。宜若懸衡。然增之銖兩。則俯矣。六則仰無可私者。秀才誠欲令吾俯乎。則其若增重其文。今世秀才所增益者。不啻銖兩。吾固伏膺而。其若增重其文。今世秀才所增益者。不啻銖兩。吾固伏膺而。其若增重其文。今世秀才所增益者。不啻銖兩。吾固伏膺而。

賀進士王叅元失火書

得揚八書。知足下遇火災。家無餘儲。僕始聞而駭。中而疑。終乃太甚。蓋將吊而更以賀也。道遠言略。猶未能究其狀。若果蕩焉。浪焉而悉無有。乃吾所以尤賀者也。足下勤奉養。寧朝夕。惟恬安無事。是望也。乃有焚煬赫烈之虞。以震駭左右。而脂膏滂瀉之具。或以不給。吾是以始而駭也。凡人之言。皆曰盈虛倚伏。去來之不可常。或將大有為也。乃始厄困震悸。於是。有水火之孽。有小之愠。勞苦變動。而後能光明。古之人皆然。斯道濼濼。誕溫。雖聖人不能以是必信。是故中而疑也。以疑下讀。古人書為文章。善小學。其為多能。若是而進不能出。群士之上。以取顯貴者。蓋無他焉。京城人多言足下家有積

貨士之好廉名者皆畏忌不敢道足下之善。獨自得之心蓄之。銜忍而不出諸口。以公道之難明而世之多嫌也。一出口則嗷嗷者以為得重賂。僕自貞元十五年見足下之文章。蓄之者六七年。未嘗言。是僕私一身而負公道久矣。非特負足下也。及為御史尚書郎。自以幸為天子近臣。得奮其舌。思以發足下之鬱塞。然時稱道於行列。猶有顧視而竊笑者。僕良恨脩己之不亮。素譽之不立。而為世嫌之所加。嘗與孟幾道言而痛之。乃今幸為天火之所滌盪。凡衆之疑慮。舉為灰埃。黔其廬。赭其垣。以示其無有。而足下之才能。乃可顯白。而不可汙其實。出矣。是祝融回祿之相吾子也。則僕與幾道十年之相知。不若茲火一夕之為足下譽也。宥而彰之。使夫蓄於心者。咸得開其喙。發策決科者。授子而不慄。雖欲如嚮之蓄縮受侮。其可得乎。於茲吾有望於子。是以得乃大喜也。古者列國有災。同位皆相弔。許不弔災。君子惡之。今吾之所陳。若是有以異乎古。故將弔而更以賀也。

荅皇甫湜書

李習之

辱書覽所寄文章。詞高理直。歡悅無量。有足發予者。自別足下來。僕口不曾言文。非不好也。言無所益。衆亦未信。祇足以招謗。忤物於道。無明故不言也。僕到越中。得一官三年矣。材能甚薄。澤不被物。月費官錢。自度終無補益。累求罷去。尚未得以為媿。僕性不辭諂佞。坐不能曲事權貴。以故不得齒于朝廷。而足下亦抱屈在外。故畧有所說。凡古賢聖得位於時。道行天下。皆不著書。以其事業存於制度。足以自見。故也。真著書者。蓋道德充積。阨摧於時。身卑處下。澤不能潤物。恥灰

燼而泯又無聖人為之發明故假空言是非一代以傳無窮而自光耀于後故或往之有著書者僕近寫得唐書史官材薄言詞鄙淺不足以發揚高祖太宗列聖明德使後之觀者文采不及周漢之書僕以為西漢十一帝高祖起布衣定天下豁達大度東漢所不及其餘唯文宣二帝為優自惠景以下亦不皆明於東漢明章兩帝而前漢事跡灼然傳在人口者以司馬遷班固叙述高簡之工故學者悅而習焉而其讀之詳也足下讀范曄漢書陳壽三國志王隱晉書生熟何如左丘明司馬遷班固書之溫習哉故溫習者事跡彰而罕讀書者事跡晦讀之疏數在詞之高下理之必然也唐有天下聖明繼於周漢而史官叙事曾不如范曄陳壽所為况足擬望左丘明司馬遷班固之文哉僕所以為耻當茲得於時者雖負作者之才其道既能被物則不肯著書矣僕竊不自慶無位於朝幸有餘暇而詞句足以稱讚明盛紀一代功臣賢士行跡灼然可傳於後自以為能不熾者不敢為讓故欲筆削國史成不刊之書用仲尼褒貶之心取天下公是非以為本羣黨之所謂為是者僕未必以為是羣黨之所謂為非者僕未必以為然使僕書成而傳則富貴而功德不著者未必聲明於後貧賤而道德全者未必不烜赫於無窮韓退之所謂誅奸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是翔心也僕文采雖不足以希左丘明司馬子長足下視僕叙高懸女揚烈婦豈盡出班孟堅蔡伯喈之下耶仲尼有言曰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僕為雖無益於人比之博奕猶為勝也足下以為何如故古之賢聖當仁不讓於師仲尼則曰文王既没文不

在茲乎又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孟軻則曰。予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安能使予不遇乎。司馬迂則曰。成一家之言。藏之名山。以俟後聖人君子。僕之不讓。亦非太過也。幸無怪。

勸裴相不自出征書

三兩日來。皆傳閣下以淄青未平。又請東討。雖非指的。或慮未實。萬一者有之。以可先事而言。豈得後而有悔。鄆汾陽二李大尉。立大勳。而不當國政。閣下以舍人使魏。傳六州之地。歸矣。自秉大政。兵誅蔡州。久而不克。奉命宣慰。未經時而吳元濟生擒矣。使一布衣持書涉河。而王承宗恐懼。委命割地。以獻矣。自武德以來。宰相居廟堂。而成就功業者。未有其比。是宜以功成身退。養德善守為意。奈何如始進之士。汲汲於功名。復欲出征。以速平寇賊為事耶。自秦漢以來。亦嘗有立

大功而不知止。能保其終者。即韓侍中親率重兵。以堅境矣。田司空深入賊地。以立功矣。凡人之情。亦各欲成功在己。唯恐居下。顧宰相銜命。領三數書生。指麾來臨。坐而享其功名。奪人之功。不可一也。功高不賞。不可二也。兵者危道。萬一旬月不即誅。是坐棄前勞。不可三也。凡三事昭灼。易見。豈或事在於己。而云未熟耶。伏望試以狂言。訪于所知之厚者。意切辭盡。不暇文飾。伏惟少賜省察。鞠再拜。

上李大夫人論古篆書

李陽冰

緡陽令

陽冰志在古篆。殆三十年。見前人遺跡。美即羨矣。惜其未有點畫。但偏傍模刻而已。緡想聖達立制。造書之音。乃復仰觀俯察。六合之際。焉於天地山川。得方圓流峙之形。於日月星辰。得經緯昭回之度。於雲霞草木。得霏布滋蔓之容。於衣冠

文物得挹讓周旋之體。於鬚眉口鼻得喜怒慘舒之分。於蟲魚禽獸得屈伸飛動之理。於骨角齒牙得擺拉咀嚼之勢。隨手萬變。任心所成。可謂通三才之氣象。備萬物之情狀者多矣。常痛孔壁遺文。汲塚舊簡。年代浸遠。謬誤滋多。蔡中郎以豐同。豐李丞相將束為宋。魚魯一惑。涇渭同流。學者相承。靡所遷復。每一念至。未嘗廢食。雪泣攬筆。長歎焉。天將未喪斯文也。故小子得纂籀之宗旨。皇唐聖運。遠茲八葉。天生剋復之主。人樂惟新之令。以淳古為務。以文明為理。欽若典謨。疇茲故實。誠願刻石作篆。備書六經。立為明堂。為不刊之典。號曰大唐石經。使百代之後。無所損益。仰明朝之洪烈。法高代之盛事。死無恨矣。陽冰年垂五十。去國萬里。家無宿春之儲。出無代步之乘。仰望紫極。遠於丹霄。若溘先犬馬。此志不就。必將負於聖朝。是長埋於古學矣。大夫銜命北闕。撫寧南方。苟利國家。專之可也。伏奉勅分。令題簡牘。及到主人。寒天已暮。閨燭之下。應命書之。霜深筆冷。未窮體勢。儻歸奏之日。一使閨天。非小人之已務。是大夫之功業。可否之事。伏惟去就之。陽冰再拜。

上周相公書

杜牧之

某再拜。伏以大儒在位。而未有不知兵者。未有不能制兵而能止暴亂者。未有暴亂不止而能活生人。定國家者。自生人已來。可以屈指而數也。今兵之下者。莫若刺伐之法。詩周維清奏象舞之篇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迄用有成。維周之禎。象者。象武王伐紂刺伐之法。此乃文王受命七年五伐。翼戰陣刺伐之法。遺之武王。武王用以伐紂。而有天下。致之清

平。為周家之禎祥。周公居攝。祀文武於清廟。作此詩以歌舞
文武之德。其次兵之尤者。莫若鈎援衝壁。今之一卒之長。不
肯親自為之。詩大雅。周公皇矣。美周之詩曰。以爾鈎援。以爾
臨衝。以伐崇墉。臨衝閑。崇墉言。此實文王伐崇墉。傳于
其城。以臨車衝鈎援其城。文王親自為之。夫文王何人也。周
公詩之。夫子刪而取之。列于大雅。以美文王之功德。手絃而
口歌之。不知後代之人何如。此三聖人安有謀人之國。有暴
亂橫起。戎狄乘其邊。坐於廟堂之上。曰。我儒者也。不能知兵。
不知儒者。竟不可知其乎。竟可知兵乎。長慶兵起。自始至終。
廟堂之上。指跋非其人。不可一二悉數。高宗朝。薛仁貴攻吐
蕃。大敗於大非川。仁貴曰。今年歲在庚午。不當有事于西。此
此乃鍾鄧伐蜀。身誅不返。昨者。誅討羌羗。徵關東兵。用於西
方。是不知天道也。邊地無積粟。師無見糧。不先屯田。隨日隨
餉。是不知地利也。兩漢伐虜。騎兵取於山東。乃謂冀之北土。
馬之所生。馬良而多。入習騎戰。非山東兵。不能伐虜。昨者。以
步戰騎。百不當一。走不知人事也。天時地利。人事。此三者。皆
不先計量。短長得失。故困竭天下。不能滅撲。櫛之虜。此乃不
學之過也。不教人戰。是謂棄之。則謀人之國。不能料敵。不曰
棄國可乎。其所注孫武十三篇。雖不能上窮天時。下極人事。
然上至周秦。下至長慶。寶曆之兵。形勢虛實。隨句鮮析。離為
三編。輒敢獻上。以備閱覽。少希鑑悉。苦心。即為至幸。伏增惶
惕之至。其頓首再拜。

與人論諫書

其疎愚。不識機括。獨好讀書。讀之多矣。每見君臣治亂。

之間興亡諫諍之道遐想其人。詆筆和墨則與人君一悟。而至于治平不悟則烹身滅族。唯此二者。不思中道。自秦漢已來。凡千百輩。不可悉數。然怒諫而激亂生禍者。累。皆是納諫而悔過行道者。不能百一。何者。皆以辭語透險。指射醜惡。致使然也。夫透險之言。近於誕妄。指射醜惡。足以激怒。夫以誕妄之說。激怒之辭。以卑凌尊。以下干上。是以諫殺人者。殺人愈多。諫敗獵者。敗獵愈甚。諫治宮室者。宮室愈崇。諫任小人者。小人愈寵。觀其旨意。且欲與諫者一鬪。是非一決。怒氣耳。不論其他。是以每於本事之上。尤增飾之。今有兩人。道未相信。甲謂乙曰。汝好食某物。慎勿食。果更食之。必死。乙必曰。我食之久矣。汝為我死。必陪食之。中若謂乙曰。汝好食某物。第一少食。苟多食。必生病。乙必因而謝之。減食。何者。透險之

言。則欲反之。循常之說。則必信之。此乃常人之情。世多然也。是以因諫而生亂者。累。皆是也。漢成帝欲御樓船過渭水。御史大夫薛廣德諫曰。宜從橋。陛下不聽。臣自刎以血污車輪。陛下不廟矣。上不說。張猛曰。臣聞主聖臣直。乘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耶。乃從橋。近者寶曆中。敬宗皇帝欲幸驪山。時諫者至多。上意不決。拾遺張樞與伏紫宸殿下。叩頭諫曰。昔周幽王幸驪山。為犬戎所殺。秦始皇葬驪山。國亡。玄宗皇帝宮驪山。而祿山亂。先皇帝幸驪山。而享年不長。帝曰。驪山若此之凶。耶。我宜一往。以驗彼言。後數日。自驪山廻。語親倖曰。叩頭者之言。安足信哉。漢文帝亦謂張釋之曰。卑之。無甚高論。令可行也。今人平居無事。友朋骨肉。切磋規誨之間。尚宜旁引曲釋。疊。釋

繹使其樂去其不善而樂行其善況於君臣尊卑之間欲因
激切之言而望道行事治者乎故禮稱五諫而直諫為下前
數月見報上披閣下諫疏錫以幣帛僻左且遠莫知其故近
於遊客處一睹閣下諫草明白辨婉出入有據吾君聖明宜
為動心數日在手味之不足且抃且喜且慰三者交并不能
自止吾君聞諫既且行之仍復寵錫誘能諫者斯乃堯舜禹
湯文武之心也聞於遠地宜為吾君抃也閣下以忠孝文章
立於朝廷勇於諫而且深於其道果能輔吾君而光世德某
承閣下之厚愛異於異時資閣下之知以進尺寸能不為閣
下之喜復自喜也吾君今日披一疏而行之明日聞一言而
用之賢才忠良之士森列朝廷是必奮起志慮各盡所懷則
文祖武宗之業窮天盡地日出月入皆可掃洒以復厥初某
縱不得效用但於一官一局筆硯簿書之間活妻子而老身
命焉作為歌詩稱道仁聖天子之所為治則為有餘能不自
慰故獲閣下之一疏抃喜慰三者交并真不虛也宜如此也
無因面讀其事書紙言誠不覺繫多某再拜

荅杜充書

某白杜充輩足下凡為文以意為主以氣為輔以辭彩章句
為之立衛未有主彊盛而輔不飄逸者兵衛不華赫而莊整
者四者高下圓折步驟隨主所指如鳥隨鳳魚隨龍師衆隨
湯武騰天潛泉橫裂天下無不如意苟意不先立止以文彩
辭句繞前捧後是辭愈多而理愈亂如入闐闐紛然莫知
其誰暮散而已是以意全勝者辭愈朴而文愈高音不勝者
辭愈華而文愈鄙是意能遣辭辭不能成意大抵為文之旨

如此觀足下所為文百餘篇實先意氣而後辭句慕古而尚
仁義者苟為文不已資以學問則古作者不為難到今以某
無可取欲命以為序承當厚意惕息不安復觀自古序其文
者皆後世宗師其人而為之詩書春秋左氏已降百家之說
皆是也古者其身不遇於世寄志於言求言遇於後世也自
兩漢已來富貴者千百自今觀之聲勢光明孰若馬遷相如
賈誼劉向揚雄之徒斯人也豈求知於當世哉故親見揚子
雲著書欲取覆瓿旌當其時亦不嘗自有誇目况今與足
下並生今世欲序足下未已之文此固不可也苟有志古人
不難到勉之而已某再拜

諭江陵耆老書

劉琬

太原王生嘗移耆老書以江陵故社也子胥親逐其君臣夷
其墳墓且楚人之所宜怨也而江陵反為之廟世饗其讎謂
耆老而忘其君父也吾以為不然楚人之性慄悍大能復其
仇讎其後自懷王入武關楚人怨去尔不忘干戈况其人之性
能忘胥之所以破其國家而事之乎且今江陵之人牽牛羊
而祀其廟者將祈年穀而獲凶荒何疾病而得死亡者乎如
厚其餼而虛其報則江陵知胥之不可祠而不祠矣若果祈
年穀而得豐穰禱疾病而獲康疆古有其餼而尋其報則破人
之國而居其土辱人之君而受其餼遇一食而自忘楚人之
殺其父兄則胥自為无勇也何獨以江陵之人而忘胥讎乎吾
以為其廟曰包胥之廟也包胥有佐楚之功年代遠遠楚人
以子胥嘗封諸申故不謂包胥耳不然則子胥何為饗人之
食而江陵何為事讎人之神乎老且无得書速易其版曰申胥

之願無使人神皆愧耳

荅李生書

皇甫持正

撰

辱書適曠黑使者立復不果一二承來意之厚傳曰言及而
不言失人粗書其愚為足下荅幸察來書所謂今之工文或
先於奇恠者顧其文工與否耳夫意新則異於常異於常則恠矣詞
高則出於衆出於衆則奇矣虎豹之文不得不炳於犬羊鸞
鳳之音不得不鏘於烏鵲金玉之光不得不炫於瓦石非有
意先之也迺自然也必崔嵬然後為岳必滔天然後為海明
堂之棟必挽雲霓驪龍之珠必固深泉足下以少年氣盛故
當以出拔為意學文之初且未白盡其才何遽稱力不能哉
圖王不成其弊猶可以霸其僅白一見也將不勝弊矣孔子譏
其身不能者幸歟而思進之也並小書所謂浮艷聲病之文取
不為者雖誠可恥但慮足下方今不爾且不能自信其言
向者足下舉進士舉進士者有司高張科格每歲聚者試之
其所取迺足下所不為者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足下
方伐柯而捨其斧可乎哉取之不當求也求而恥之惑也今
吾子求之矣是徒涉而恥濡足也寧能自信其言哉來書所
謂汲於立法寧人者迺在位者之事聖人得勢所施為也
非詩賦之任也功既成澤既流詠歌紀述光揚之作焉聖
人不得勢方以文詞行於後今吾子始學未仕而急其事亦
太早計矣凡來書所謂數者似言之未稱思之或過其餘則
皆善矣既承嘉惠敢自踈怠聊復所為俟見方盡湜再拜

上江西李大夫書

君蓬衣白之士所以勤身苦心矻之遑之出其家辭其親耳

窮飢而樂離別者。豈有貳事哉。篤守道而求知也。有位之人所以休聲茂功。鏘光保大。不絕勲而窮名者。亦無異術焉。樂育材而得人也。人無所知。雖賢如仲尼。窮死而道也。況其下者乎。未得其人。雖聖如唐堯。水不抑而凶未去。況其下者乎。欲上之於人。下之求知。相須若此之急。而相得若此之難者。何也。蓋以在位者居高而聽深。在下者行卑而迹賤。其事勢不同。出處相懸。故也。況乎上之人負其位不肯求。下之人負其才不肯屈。此其所以相須若此之急。相得若此之難也。湜自學聖人之道。誦之於口。銘之於心。徒恨今之人待士之分。以虛華而已。今之士望人之分。以毫末而已。上下相鼓。波流相翻。包特行者。渾衆人。抱奇才者。之卓識。智與愚相渾。古之道不行。是以役。棲。猶鬱。而無語。竊以閣下以周邵之才。居周邵之職。獨知傑出。致。以下問。收接而博觀。自江而西。沈潛液澤。傳之天下。汪洋喧闐。是以發憤而來。非有他也。欲以望閣下之輝光。窺閣下之深高。下靡豪傑之風。以快平生之心耳。伏惟降其尊嚴。而省覽之。或其可否。而去就之。無以其淺微。察其辭。觀其志。而不錄其罪。幸甚。謹獻舊文十首。以先面贄。干犯左右。惶懼于旌門之前。

上韓舍人行軍書

吳武陵

朝廷命將。日數十百。未有此重。然始命之重。而終責之固重矣。今丞相主也。刑部以宣慰為名。乘生殺之機。制善敗之略。獨在閣下。閣下可使諸侯盡附。餘寢必誅。以快天子之心。哉。若曰。吾獨主降者。與其縣邑耳。則是一王官之事。又非相國與朝之大賢所宜降也。若曰。吾將以法令齊之。則是韓弘

之法令嚴肅已過不可加也。若曰：吾以闕庭之威劫之，俾諸將懼而前鬪，則在下數行之語，決行之耳。又不必躡踵而推，奔項而驅也。若曰：吾親觀師，有不用命者，則奪其符而易置。幕府則宜有素定，不可臨事而待聞也。若曰：吾將之彼三將，督進六萬以誅寇，則其軍各從其帥，帥之命也。吾未嘗撫循其人，又將何以結其心而求其死？或獨曰：賊重吾德義，必求降。此蓋萬一也。脫不如旨，其將何圖？嗚呼！國之理亂，在此行矣。得其畫，則兩河不足平；河湟不足復，失其策，則天下之事自此繁矣。豈不惜哉！丞相尊重，蓋神武陸之言，輕而不能盡行。時益恐不盡，願梗概其旨於閣下。夫兵機若神，應事立斷，千里之外，必待奏聞而后行事，亦變矣。誠願丞相宜密請勅旨，事無巨細，行而后聞，又宜奏取中人嘗所不快者，為

軍以一一之，即歸素所快者於內，為吾地則用陰符五賊之術，以傾諸侯，即復出納八九十萬以賞給士大夫，誠然矣。則孰不為丞相之人？既獲腰領，則以朝命命三將為三陣，既定則明斥候擊牛高會，潛投緣邊諸將以實期。又公以三期給賊，令辯士持一函書賜元濟及其將士，以全活。彼必降矣。適不如料，則一日快進，必次於城下，此大略也。夫臨機制變，又何可數？昔司馬宣王征孟達，則八道急攻，征公孫文懿，則捨其銳而趨其虛，緩以撓，各從其利也。夫禽之制在氣，顧吾之法，令何如耳。昔蕭王以千人，劉牢之以八百人，高隆以三千五百人，謝玄以五千人，劉裕以二千五百人，是皆立鴻勳，成大業矣。夫就世務者在結人心，結人心者在吾所以張其形勢也。方聞紀綱之僕者三百人，軍令苟行，亦足以塞諸侯之

望奪群寇之心歸六萬人之志矣使賊不為則已為則必決死於一戰以延其命願閣下無事迫速慎出令拔奇士而已昔先主所以分蜀而帝者獨以長短之權傾曹公耳誠使諸侯以嚴暴吾以寬厚收之諸侯以殺戮吾以禮義懷之仅有所短吾見其長彼有所乏吾施其餘則事何不濟功何不成書不可盡尋當面策

上招討宋將軍書

羅昭諫

朝廷以簡陵九年彭越肆螫而東南一臂為之枯耗其後吳卒以狼山叛則東西浙之筋力殆矣自爾天子不重困百姓由是官未實爵諸葛奕袂安文祐皆自盜而昇朝序也所以不幸者江南水鍾陵火泝淮饑汴滑以東螟故無賴輩一食之不飽一衣之不履則磨寸鐵挺白棒以望朝廷姑息而王

仙芝尚君長等凌突我廬壽煇剝我梁宋天子以蠶虱痒痛不足搔爬因處分十二州取將軍為節度非方鎮之無帥非朝廷之乏人蓋以將軍跳出隴右不二十餘年三擁節旄謂將軍必能知恩用命耳今聞羣盜已拔睢陽二城大梁亦板築自固彼之望將軍其猶沸之待沃壓之待起也而將軍朱輪大旆優游東道抑不知朝廷八十三州奉將軍侍衛者乎復俾將軍誅剪草寇者乎昔韓之醫良而性嗇故為人治未嘗剔去根源所以延其疾而養其財也後有商於韓者以疽見醫醫且欲大其疽而活直因以藥糝之而疽潰商斃商之家表於韓韓侯屍其族而藉其有無且二賊齧壽春嚼潁上刷亳社掠合肥經營於梁宋其為老者殺而少者傷驅人之婦女輦人之財貨將軍固知之矣自將軍受命迄今三月閔

東之慘毒不辭殺傷驅釐之不已乃將軍為之非君長仙芝
所為也文皇帝時衛公靖大帝時鄭仁泰薛仁貴或戰歿不
謹或伺候輕重當時憲司悉以法繩今將軍勲業不若衛公
靖之多也出師非鄭薛之敵也而橫擁什伍鞭撻使進以愚
度之將軍之行酷於君長仙芝之行也甚為將軍哀前者天
子慮將軍以愛子之念復授禁秩俾在軍前則朝廷寵待將
軍倚望將軍也俱不淺矣苟將軍勳力以除暴推誠以報國
今其時也無使躡韓之醫

與史館韓愈郎中書

元微之

郎中退之足下某與前襄州文學掾甄逢遊善逢故刑部員
外郎濟之子天寶中隱于衛之青巖山採訪使苗公等五人
皆以狀薦凡十徵不起未以左拾遺就拜之道祿山朝奏京

城懇於上前求為賓介玄宗可其奏祿山還至衛遣太守鄭
遵意導意詣山致命撥行信宿以俟之甄生懼及其難俛首
從事至天寶十二載祿山反狀潛兆慮不得免乃偽瘖其口
復隱青巖踰年而祿山叛即日遣偽節度使蔡希德緘刀逼
召且曰或不可彊斬首求徇既而甄生禁閉無言延頸承刃
氣和色定若甘心然希德義而捨之祿山亦終不能致慶緒
繼逆虜而囚之東都安國觀代宗復洛甄生卧匡牀詣元帥
府至則號撲自治代宗為之動色遂命傳置長安肅宗高其
行因授館於三司治所令從賊官囚慙拜之受汚者莫不俯
伏仰歎時恨不即死於其地且夫辯所從於居易之時堅直
操於利仁之世而猶褊淺選更者之所不為蓋佛人之心
難而害已之避深也况乎天下亂矣王澤竭矣死忠者不必

顯從亂者不必誅而曰眷；本朝甘心白刃難矣哉是以治平則為公為卿為篤為鷺世變則為蛇為豕為獍為鴟者十常八九焉若甄生冕弁不加其身祿食不進其口於天寶末蓋青巖一男子耳及亂則延頸承刃分死不回曰不以不顯而廢忠不以不誅而從亂參合古今之士蓋萬一焉其嘗讀記缺而未書謹備所聞蓋欲執事者編此義烈以末之於來世耳子逢始生之歲顏太師崔太傅皆為歌詩以羨賢者有後且序甄生之本末及逢既長耕先人舊田於襄之宜城讀書為文不詣州里歲饑則力穡節用以給足於親族歲穰則施餘於其鄰里鄉黨之不能自持者前後斥家財排患難於朋友者數四由是以義聞襄之守狀為文學始就羈於史職其聞風既久因與之遊逢每究其父之名不在於史將款抱所究詣京師告訢司史氏蓋行有日矣以愚料之甄生儻短馬疲言約行孤將不為驕閭之所排訶則權力者遲疑以臨之固無自而入矣因曉甄生以無自入之勢且告以執其事者辱與某游願得所究之狀告甄生厚相信待由是輟行既而自思滓賤之中猶願貢所聞於執事得非愚且僭也然誚笑之暇幸垂察焉不宣其再拜

賀崔相國書

權載之

伏惟大方全德自中發外蘊為志氣播為事業然則阜庶生物操持化權結於衆心為日固久且大賢之出處天下之否泰也故詔下之日人人相慶又早歲獲親皇極綜論玄德志孤雲賦淒風詩伏讀累日藉見精慮之所至言理亂者多推世運於必然殊不知弛張變化存乎其人而已自古哲賢之

徒或志尚不展鬱堙當世長嘆痛哭於是乎作伏惟以嘗所
感樂申於盛明使三辰光潤萬方軌道實在指顧豈逃殼中
且以西漢公輔言之蕭曹以清靜熙帝載良平以謨明贊王
業至宣帝時則魏相通故事郎吉知大體斯皆章之可者也
洎夫張蒼之律曆孫弘之文章韋賢之好學平當之有恥然
亦號為賢相抑又次焉至若匡張孔馬服儒衣冠被阿諛之
譏不勝其任最下則陶青劉舍莊翟趙周之徒皆齷齪備位
故身名偕泯夫此數子者豈不粗知君臣之道古今之變哉
病於無所發明保持祿位而已有時無功可不謂大哀乎又
古人有立德立功立言之訓顧惟多幸獲覽炳然之文又備
承餘論有以見大君子遺辭發慮弘裕博博者矣惟德與功
實在今日洒天下之斗目復萬物於全性在文人踐而行之
守而終之而已不宣某再拜

荅獨孤秀才書

損四日書問兼示新文閱博峻異有立言致遠之言其於惠
愛纖悉重厚甚善甚善以吾子才志與羊三者皆富以嘉聲
自振若建瓴決水大治良工必有不期至而至者況以日日
新又日新之盛哉夫豫章珠璣鎮錫毛嬙終不慮隱之積之
統之惟之之為患而擁腫礫石鉉鈍宿癩之排蔽但發有疾
徐耳來問云一人驚之亦已多矣豈與族凡校耶此誠待之
又云先達病不能公或公而病其無力今夫滔滔者或辨之
不至而苟善待之及揚聲延譽則鋌口結舌大凡舉世之烹也
如鄙夫者力不足耳亦懼招徠奔走為津為歧至有竊所愛
者則寡矣又奚能廢是也從古未達者之望達者何嘗不

是耶先師七十子所擬豈敢當也二復難然無言喻懷其他
慕重續侯會話德輿頌首

與李勃書

田弘正

初名興成德
軍節度使

弘正珍重執事之心積二十餘年竟不獲自道於執事者徒
懇終日常恐空老而無所師誠固內自不安矣自前年朝
謁得展拜執事於道路之間時苦牽事復略不得伸前時所
畜之意彌有不足於心矣執事以古今仁義發為懲惡勸善
之心豈惟當世士君子所賴抑亦姬公孔子之心待執事而
明白之矣每覽前後史策紀其所為古之賢者有出無愧矣
弘正近奉制書去魏就鎮自念寵榮已極能無憂惕之甚哉
且自二寇亂常已來六十餘載矣河北之地教化之所不行
冀趙魏常山又河北之尤者日月積習遂為匪人誠可悲矣
寢食常念之以為負經濟不羈之才者執事可以將朝廷之
化移獷俗之心矣弘正庸虛輒不自意思君子降重為邑人
啓茅塞之心仰執事坐師氏之筵使鄙夫備擁篲之禮則向
之羞姑可掩矣不審執事當俯而就之乎復耻而不就乎今
輒虛上倅之位俟君子光臨古人有功成不居退得所詣者
鄙人詠之久矣儻終不拒至誠之情幸甚

薦齊孝若書

令狐慤士

某官至辱垂下問令公舉一人可管記之任者愚以為軍中
之書記節度之喉舌指事立言而上達思中天心發號出令
以下行期悅人意諒非容易而可專據竊見前進士高陽齊
孝若字考叔年二十四學必專授文皆雅正詞賦甚精章表
殊健疎眉目美風姿外若坦蕩中甚畏慎執事儻引在幕下

列於賓位使其馳一檄飛一書必能應馬上之急求言腹中
之所欲夫掇芳刈楚不棄幽遠况孝若相門子弟射策甲科
宥居君侯之化下且數年矣不勞重幣而獲至寶甚善甚善
雄都六府多工如林最所知者實斯人也請為閣下記其若
此惟用與捨高明裁之

與李生論詩書

司空表聖

文之難而詩之難尤難古今之喻多矣而愚以為辨於味而
後可以言詩也江嶺之南凡足資於適口者若醯非不酸也
止於酸而已若醢非不鹹也止於鹹而已華之人所以充飢
而遽輟者知其鹹酸之外醇美者有所乏耳彼江嶺之人習
之而不辨也宜哉詩貫六義則諷諭抑揚溥蓄淵雅皆在其
間矣然直致所得以格自奇前輩諸集亦不專工於此知其

下耶王右丞蘇州澄澹精緻格在其中豈妨於道舉哉
賈閬仙誠有整局然視其全篇意思殊餒大抵附於寒澁方
可置才亦為體之不備也矧其下者哉噫近而不浮遠而不
盡然後可以言韻外之致耳愚幼嘗自負既久而愈覺缺然
然得於早春則有草嫩侵沙長冰輕著雨消又人家寒食月
花影午時天又雨微吟足思花落夢無慘得於山中則有坡
暖冬生筍松涼夏健人又川明虹照雨樹密鳥衝人得於江南
則有成鼓和潮暗紅燈照島幽又曲塘春盡雨方響夜深舡
又夜短猿悲滅風和鵲喜靈得於塞下則有馬色經寒慘鵝
聲帶晚飢得於喪亂則有驛驢思故第鸚鵡失佳人又鯨鯢
人海涸魑魅棘林高得於道宮則有碁聲花院閉幡影石壇
幽得於夏景則有地涼清鶴夢林靜肅僧儀得於佛寺則有

松日明金像。蒼龍響木魚。又解吟僧亦俗愛。舞鶴終早得於
郊園。則有遠坡春早。猶有水禽飛。得於樂府。則有晚粧留
拜月。春睡更生香。得於寂寥。則有孤螢出荒池。落葉穿破屋。
得於愜適。則有客來當意。愜。花發遇歌成。雖庶幾不瀆於淡
澗。亦未廢作者之譏訶也。七言云。逃難人多分隙地。放生鹿
大出寒林。又得劔乍如添健僕。亡書久似憶良朋。又孤嶼池
痕香漲滿。小欄花韻午晴初。又五更惆悵。孤枕猶自殘燈
照落花。又殷勤元日日。歌午又明年。皆不拘於一槩也。蓋絕
句之作。本於詣極。此外千變萬狀。不知所以神而自神也。豈
容易哉。今足下之詩。時輩固有難色。儻復以全美為上。即知
味外之旨矣。勉旃。某再拜。

請韓文公配饗書

皮襲美

於戲聖人之道。不過乎求用。於生前則一時可知也。用於
死後則百世可知也。故孔子之封。貴自漢至隋。其爵不過
公侯。至于吾唐。乃策王號。七十子之爵。命自漢至隋。或卿大
夫。至于吾唐。乃封公侯。曾參之孝。道動天地。感鬼神。自漢至
隋。不過乎諸子。至于吾唐。乃旌入十哲。噫。天地久否。忽秦則
平。日月久昏。忽開則明。雷霆久息。忽震則驚。雲霧久鬱。忽廓
則清。仲尼之道。否於周秦。而昏於漢魏。息於晉宋。而鬱於陳
隋。遇于吾唐。萬世之憤。一朝而釋。倘死者可作。其志可知也。
今有人身行聖人道。口吐聖人言。行如顏閔。文若游夏。死不
得配食於夫子之側。愚又不知尊先聖之道也。夫孟軻荀卿。
翼傳孔道。以至于文中子。文中子之末。降及貞觀。開元。其傳
者。醜其繼者。淺或引刑名以為文。或援縱橫以為理。或作詞

賦以爲雅。文中之道曠百祀而得室授者。唯昌黎文公疏揚墨於不毛之地。蹂釋老於無人之境。故得孔道巍然而自正。夫今之文人。千百士之作。釋其卷。觀其詞。無不裨造化。補時政。繫公之力也。公之文曰。僕自度若世無孔子。僕不當在弟子之列。設使公生孔子之世。公未必不在四科。爲國家以二十賢者代用其書。垂于國胄。並配享於孔聖廟堂者。其爲典禮也。大矣美矣。苟以代用其書。得不能以釋聖人之詞。箋聖人之美哉。况有身行其道。口傳其文。吾唐以來一人而已。死反不得在二十一賢之列。則未知乎典禮爲備。伏請命有司。定其配享之位。則自茲已後。天下以文化。未必不由夫是也。

請孟子爲學科書

聖人之道。不過乎經。經之降者。不過乎史。史之降者。不過乎子。子不異乎道者。孟子也。捨是子者。必戾乎經史。又率乎子者。則聖人之盜也。夫孟子之文。粲若經傳。天惜其道。不燼於秦。自漢氏得之。常置博士。以專其學。故其文繼乎六藝。光乎百氏。真聖人之微旨也。若然者。何其道輝々於前。其書汲々於後。得非道拘乎正。文極乎奧。有好邪者。憚正而不舉。嗜淺者。鄙奧而無稱耶。蓋仲尼愛文。王嗜昌歎以取味。後之人將愛仲尼者。其嗜在乎孟子矣。嗚呼。古之士以湯武爲逆取者。其不讀孟子乎。以揚墨爲達智者。其不讀孟子乎。由是觀之。孟子功利於人。亦不輕矣。今有司除茂才明經外。其次有熟莊周列子書者。亦登于科。其誘善也。雖深。而懸科也。未正。夫莊列之文。荒唐之文也。讀之可以爲方外之士。習之可以爲

鴻荒之民有能汲以救時補教為志哉伏請命有司去莊
列之書以孟子為主有能精通其義者其科選視明經苟若
是也不謝漢之博士矣既遂之如儒道不可聖化無補則可
刑於言者。

上宰相書

陸長源

吳人汝州刺史

月日太中大夫守汝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本州防禦使陸長
源謹奉書相公閣下相公以命世之略應佐時之器發文苑
之鴻猷繼台庭之盛業聖上傾心以待相公之啓沃天下側
耳以待相公之政理豈得與房杜異日而不與蘇宋同年哉
某比在朝廷接君子之步武聽哲人之語言區區之誠願盡
於此今上聰明英武自漢魏已來賢君哲后未有如今上者
自臨極已來宰相未有如房杜蘇宋者何偶聖之有期而得
賢之無路蓋有此也夫誠人之失亦由端其躬而後求影之
直故宰相者導生人之本稽政化之源正辭以固之平氣以
待之物有其官得其人則提綱而綱目張振頰而毛裘舉
至如移制度評軍國事關社稷者斯在宸衷猶望宰相自古
況今獻可替否其餘朝廷之常典群司之闕務弛張由於下
筆指顧在於一言使政歸常典理革前弊和氣浹於下清風
穆於上自然宰輔之事行弼諧之義暢何必捨其易而攻其
難犯龍鱗之不測蹈虎尾而莫顧哉其宰相之寄也在於用
賢不濫而人理次於秉政不撓而國自安用賢者除改
是也秉政者賞罰是也其用賢也絕黨與捨憎嫌使常弦各
施輪轅適用頃者之用人也聲利以撓其心愛惡而昏其識
以枉為直破觚為圓除改出於門庭賞罰隨其情欲求道行

事舉其可得乎。且尚書六司天下之理本。兵部無戎帳。戶部無版圖。虞水不管山川。金倉不司錢穀。光祿不供酒衛尉不供幕。秘書不校勘。著你不脩撰。官曹虛設。祿俸枉請。計考者假而為資。養聲者藉而為地。一隅如是。諸司悉然。欲求網目張裘毛舉。其可得乎。此宰相之職也。且棟傾者正之。則屋無厭焉之懼。疾甚者攻之。則人無浸疹之患。正傾在於良匠。攻疾在於良醫。故政化失諫。臣得抗疏以論之。敗累與憲官得持法而繩之。諫臣須譽。匪躬之士。憲官須致。嫉惡之人。今悉求溫潤美秀。沉默弘寬者為之。蓋北轅適楚。圓鑿方枘。欲求扶傾愈疾。其可得乎。貞元初。兵戈初解。蝗旱為災。邑多逃亡。人士殍餒。至使官厨有關。國用增艱。王制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

二年。制必有。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之食。日舉以樂。今歲豐年。稔穀賤。傷農。誠宜出價以歛糶。實太倉之儲。豈可慢易於豐賤之日。危急於凶荒之際。比年國家和糶。殆不得人。文帳空存。倉廩不實。是由賞罰之典曠。姦濫之吏生。此亦宰相擇人之過也。某之州戶口減一萬。兵數無二千。夏率供秋。秋率供夏。儻四氣。或爽一歲。無年實恐。投藪有虞。為累非淺。況率土州縣。其事略同。古人云。旱則資舟。雖在豐稔之時。須為凶險之備。此亦宰相之職也。蝗旱之時。聖上憂畿縣凋瘵。親擇臺省十人出為畿令。其後京畿稍理。皆擢以大郡。則聖上旌賢賞功之意也。頃來度支。符皆云。刺史縣令。以戶口減。毀一人。賦歛增最一人。與者。建德於廟。廟嫌者。沉淪於草莽。欲求其為

惡者懼為善者勸其可得乎此宰相之職也况今北虜和親磨
賈轉甚曰戎作梗邊鄙未安所望求方邵之才選甘傳之將聯營
朔裔復河外之城振旅涅中收隴右之地且田單延天也敗樂
毅棄勝之師謝艾書生也破麻秋勁銳之卒豈有其時而無其
人哉在用與不用耳此亦宰相之職也太宗得房杜貞觀之政
成玄宗得蘇宋開元之業泰今相公居廟堂之上當台衮之任
與房杜蘇宋列於青史寧肯昵親愛行肺腑踵覆車之轍哉某
齒髮尚衰志力猶在遇賢相逢明時亦願一豁平生少展微分
不然者老於泉石亦求仁而得仁某再拜

與田將軍書

獨狐古風

名郁翰

天子賞將軍之勳自擇校領十萬軍率給麾幢節符佩黃金
印者數百石

軍故皆為好官將軍之勳名可謂盛矣美矣然其聞古人曰
成功不久難處且物禁大盛昔者周公以至聖王之德致太
平之功以成王幼小不忍而去召公有不悅色何者勢逼不
能無嫌故也夫以聖處猶難况非聖哉故范蠡留侯知其然
去之而遠害昔者李斯為秦破山東從擒諸侯尊秦為天子
秦皇以為丞相任事秦廷之貴惟斯耳斯知盛滿不行卒為
秦擒韓信為漢誅趙魏破齊楚尊漢為天子漢裂土封王于
荆漢將之貴惟信耳信不知降搃一旦蜚言破疑卒受呂氏
之誅彼二子可謂巧於為人拙於為身故二子始有周呂勳
卒受參夷誅何則由務進而不知退故今上封足下為公為
重為十萬戶侯傳子襲孫居為瓊為龍出為桓為文且令召
公無不悅色足下豈不賢於周公哉夫今之遊宦者辛勤數

千萬言得一官。俸不過三二萬數。從僕不過一二人。滿當罷戀戀不欲去。豈非顧其利耶。况夫遭時變。即據千里土。權殺生柄。不覺炎燠。更變歌童侍兒。俳優不離前。為樂萬方。以娛情。惟恐其不歡。無纖憂能鎖其曾。豈不願留之耶。顧其勢不可。是以去。故堯讓天下。而長有天下。孫叔敖不悔去者。三願將軍無受吳張玄之說。納馬援鄒陽之策。思留侯陶朱之學。悟韓信李斯之惑。若賈融河西之績。覽郭馬李高數賢之事。稽叔敖三去之美。昔蔡澤之說范雎也。引鞅起踵以繫套。其位睢受說而歸。相讓澤非不知澤情而受市也。蓋審理必然。今其來非縱橫時。豈澤之徒歟。既非奪心而來。又豈欲騁口。游世直以惜賢人之業耳。世將軍無猜焉。

六曹卷之十

主數足下。曩者樵耳足下聲。憤足下售於時。何晚。及目足下五通五十篇。則足下困。十上亦宜矣。物之精華。天地所秘。惜故蒙金以沙。鋪玉以璞。珊瑚之藪。必茂重溟。夜光之珍。必領驪龍。挾而不知已。積而不知止。不窮則禍。天地讎也。文章亦然。所取者廉。其得必多。所取者深。其身必窮。六經作孔子削迹。不粒矣。孟子述子思。坎軻齊魯矣。馬遷以史記禍。班固以西漢禍。揚雄以法言太玄窮。元結以語谿碣窮。陳拾遺以感遇詩窮。王勃以宣尼廟碑窮。玉川子以月蝕詩窮。杜庸李白王江寧皆相望於窮者也。天地其無意乎。今足下立言必奇。接意必深。挾精剔華。期到聖人。以此賈於時。釣榮邀富。猶欲疾其驅。而方其輪。若曰。爵祿不動於心。窮達與時上下。成一。家書。自期不朽。則樵之所敢知也。嗚呼。孤進患心不苦。及其

苦。知者何人。古人抱玉而泣。捧足下文能不濡。曉懼足下自得也。淺且疑其道不固。因歸五通。不得無言。

上冢官書

沈下賢

某。伏念傑木之生。大長越倫。足谷有山。而大谷不足以室其根。長甍不足以惟其華。天之所惜其體若此。豈不使皆獲其所安而輒乎用。及其不偶也。徒見摧風枯霜。蒙煙老雲而已。夫尋常之材也。榦不丈枝不尺。而葉縱其根。不能躡土之膚。生不十年。各獲斤斧之製。以就用。何者。受乎庶氣。故易長于極。成為衆用。故易售于工。其在林居。相扶策。木意自得。仰視傑木。不見其相與笑。其牙枿而無用。及一旦遭遇。得升賢工之所思。採而飾之。跨二礎而百棟。賴負若是。修材巨榦。非易自致也。賢工良匠。非易能容也。今閣下抱多能之強。德勳

知言。謂遭時也。負難戴重。橫於所安。可謂得任也。如能察出類之材。異日處之。然後次衆材。備於用。常如此。則賢工之名。可以自有。古者賢士之居位也。沐垢不終湯。充飢不竟飯。中輟而起。畏日不足。是皆探善於衆。能思致其爵。養良士之道也。今則不然。為公卿大臣者。必嚴居深視。以自視。養其所進者。惟柔氣緩言。瞽視而巧諛。然後謂之厚德。故以多識為誣。博知為強。遷善為流。立節為詐。是皆斥而莫得稱也。及一操尺墨。樞物機茫乎。不知其所從。使左右庸胥。因得侮而役之。彼非不欲自勝也。蓋事業之所報固然。今西戎邀嫁。移兵寇邊。仍歲不已。山東盜卒。殺辱守吏。未聞其歸。誠可嗟也。即如主上求其往。而為理者。閣下度之。公卿大臣。而誰擇乎。某誠不肖。七歲再官。不逾九品之列。陶心研慮。謨古臣智輔之。

所以為化。至於樂慕賢哲。亡其私而不回。此則得之於性矣。酌巖賢旅聖之。所以立言。至于書得失備理亂。叙往紀來。此則得之於文矣。學名將霸帥之。所以整暴亂。至于奮旅陳師。園會百變之狀。離如驚鳥。合如凝雲。此則得之於師矣。是三
者皆葉于根。然後緒其末。非無所望也。亦思願為一從材。戴橫傑
之梁。立巨礎之上。顧世持斧之士。安足以摹哉。其聞戎鏡包
陽。當日而矚之。則能延燧興火。處陰而視之。何異一規之幽
銅耶。而誰寤者。夫其應則生。某亦蒙矚於光下。以其所抱書
詞多鄙。又不盡志。忤觸清嚴。罪無所逭。謹再拜。

上諫議書

月日。將仕郎守祕書省正字沈亞之。再拜貢書諫議閣下。某
常有混類之悲。不能自致其拙也。甚矣。故祥禽之類。凡羽而
凡羽混之。神芝之類。腐菌而腐菌混之。嘉蕙之類。芴芻而芴
芻混之。非獨混之而已。亦且蒙其芳。而奪其美。何則。善寡而
凡多故也。况世俗之目。幾能於此。而別白之者。寒暑易轉。是
皆非金石。安能自求於時哉。一失其顧。以為類混。則終從風
雨而老矣。可不痛之。輒假所喻。願賜終說。幸甚。楚王之鼎。食
十有餘年。而王體不肥。左右者懼。王曰。膳者不能味吾之鼎
也。國人亦曰。膳者不能味王之鼎也。更逐膳者。凡十輩。益不
味。王耻。乃令國中曰。有能使吾鼎之味。調和以安吾體者。寡
人爵之。三公楚里之處士。賢聞之。應令而起。耆老屬袂而送
之。曰。往矣。即鼎也。然王日仰味於君。君何以塞之。對曰。王必
以鼎授我。力甚優。夫治鼎之職。約水燥薪。爨火以觀。文武
之用而已。其饌味。則有椒桂梅醢。鹽醢之品。在吾揔衆力而

調於心。此其功也。王之體不肥何待。楚老曰。斯固也。夫真偽
雜鬻。循戶而唱。祈其售者。偽十九焉。是椒桂之質類而馨。不
不為也。梅醢之質類而苦酸。不為也。鹽醢之質類而鹹。不
為也。皆具而不為。滋一旦集而會之。鼎則必空虛矣。君焉能
揔是之力以成於王也。前膳之所以得遜者。由庶品之任。非
其任歟。然則君之明足以察偽惑。君之智足以樞物才。誠能
儲其真。蓄其當。以給其用。則後之辛馨之才。醢醢之具。必越
海逾陸而趨君之指矣。斯百代之准也。豈但肥楚王之體。然
今閣下既以游泳道德。蓄儲助味之具。必有素也。然紛紛之
真偽。而清恬。能無勞乎。小子誠不足奉應對。不得謁見。久矣。
願因左右者。召稍延于前。獲進所語。幸甚。伏惟降察。不罪。謹
再拜。

與獮顏上人書

上人足下。辱書指問。將望於僕。人謂有解達。可以為梯進之
級。必慮過意。幸惠畢說。昔之有善鍛者。火五金而別器。一日
化百狀。而智用不極。然常薄產自窘。弟子相率而笑之。曰。夫
子之於業工矣。然而市售之富。不能當陶之饒。何也。對曰。夫
陶者。淺勞而薄利。與俗相用。彼朝市而夕壞。壞失其用。復從
而市之。無虛日。故能饒。且吾之業。搜矩而軸模。及其成功。與
世終始。彼匹居之人。又安能罄其室而市吾之工哉。故當飢
亞之悞。學為黃金鍛。且已困矣。上人無乃襲飢於此哉。非敢
自重。誠以陷其所從耳。幸熟慮焉。

豈小國如錙銖。終不敢望於臣仕也。

與李渤拾遺書

盧坦

二日坦頓首奉書拾遺公足下包濟世之資抗出塵之
全道備雲卧谷飲遺名而聲飛悔耀而光發天子所聞
詔命作諫臣朝野聳瞻煙蘿動色足下懷寶樂山竟未
生起實一代之孤風千年之曠躅不可得而累也坦
薄猥踐班榮鎮守宣池路出瀍洛眺嵩峯之峻極仰景
彌高吟想微猷寤寐飢渴幸甚甚坦雖未獲拜面而
今弟嘗師習於左右矣飽聞足下之高義竊承足下詠堯舜
之言志周孔之道以致君惠人為意非特熊經鳥伸長往而
不返者也甚善甚善然則孔氏之道不隘小官不榮大位於
是宰中都而魯國化作相而天下服世衰運微其道中阻猶
且歷國應聘窮塞而後止今天下歡康異衰周之代也萬方
一統非列國之時也而足下猶獨超然高舉不谷夫子之命

豈孔氏之徒歟愚竊惑焉大凡今之人奔分寸之祿去八絲毫
之利如群蟻之附腥膻聚蛾之投燭火取不為醜貧不避死
得以為榮失以為辱不由道以進退不量能以授受如此者
多有識知病足下豈不欲矯弃流俗獨為君子哉誠志士之
端操賢人之大業也敢不愛慕之手或聞足下又以蒲輪玄
纁郡府之禮不到遂徘徊山門未果輕去難盡之道三揖為
宜在足下俟駕而行斯可矣餘復何可道哉少許茶里不謹具
別紙公程迫速不獲拜請馳誠而已不具盧坦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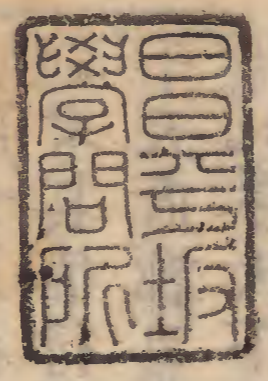
與吏部孫負外書 陳章甫

某扣頭伏地上書吏部負外孫公階祀伏惟拔英苗而佐明
主奉盛德而居要路亦光天衢樹桃李之秋也僕非敢隱籍
名實昨聞戶部檢報似有參差嗚呼雖有周孔之才無所施

也。矧茲虛陋，能勿非乎？但僕一卧高丘二十餘載，既不能學，許由巢父務光伯成，終至青雲高謝堯禹，而乃弃藜藿以脫草衣，薦頌雲壇陪科岳牧，此已孤負芝桂，損辱高風矣。若緣籍有誤，蒙袂而歸，亦何面目垂見巢由舊丘？光成隱路，耳公言泉百氏腹笥九經，前古取人應所多見。至如傳說無姓殷后，致鹽梅之地，屠羊隱名楚王，延三旌之位，未聞徵籍也。范睢折脅於魏，改名為張祿，先生秦用之為相，張良報讎，以變名姓而亡漢祖，因之實取天下，何必考名也？是知善牧賢，有不以小瑕弃大美。今若以籍名有誤，便廢其人，僕恐蔽賢之議，在有周矣。夫籍者所以編戶口計租稅耳，本防群小，不約賢路。若人有大才，不可以籍棄。苟亡其德，雖籍何為？謹察周禮，卿大夫職曰：國中自七十以及六十皆征之，其捨者為賢也。貴

也。服公事也。注捨謂若今征耳。所以優賢，能也。三歲則考其德行道藝，群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而命之，登于天府。鄭司農云：若舉孝廉茂才，由此觀之，乃舉賢之餘事爾。比來天下此道都喪，無論賢貴，宜被籍書，所以風俗不淳，賢能不勸，由此故也。公為官擇才，務協於治典，進賢而政，何拘於版圖？且古之招賢，降蒲輪束帛，卑辭厚禮，猶恐不來，今乃坐徵籍書，務在駁放，此所謂嫉賢也。若將古不足法，謂時無賢才，經邦致治，非籍勿用，於是僕也，鞭骨自悔，裹足而亡，雖分國如錙銖，終不敢望於臣仕也。

Blank page with some faint markings and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including a large, dark, heavily inked section that appears to be a drawing or a very dense, dark print. The text is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and ink bleed-through.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possibly a page number or a section title, written in a smaller hand.

